

# 「台灣的聯合國路—台灣民主化的今日與明日」討論紀要

●陳雪琴／記錄整理

**時間：**2007年4月28日（星期六）  
**地點：**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二樓  
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主持兼引言人：**姚嘉文院長  
**演講人：**陳隆志董事長  
**與談人：**李鴻禧教授、洪茂雄教授、  
涂醒哲副理事長

**主持兼引言人：**姚嘉文院長

台灣民主化的今日與明日，當然和聯合國有關係。1979年我參加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當時我也在推動美麗島運動。美麗島事件發生前數個月，在我的律師事務所內推動簽署中、英文版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聲明書（UN for Taiwan），也號召不少海內外的人來連署。在威權戒嚴統治時期，直接說出或主張台灣是一個國家，當時是大多數人不敢談的禁忌。那時候討論台灣加入聯合國的運動，比起現在的情況來，更是遙遙無期，當時主要的目的是凸顯台灣是一個國家的事實。

美國與中國推動雙邊關係的正常化，那時大家都在思考，台灣的地位將變成甚麼樣子？對此，我們的態度非常清楚，不過政府的立場卻與我們不同，國際社會也不甚瞭解其中的問題。台灣實施戒嚴長達三

十多年，在警備總部控制的時代，若有人提出台灣是一個國家的主張時，總是將其視台獨激進份子，以叛亂罪逮捕並判刑。因此，當時台灣從事民主運動的這些人，為了避免引來無謂的法律問題，便以台灣加入聯合國的運動，凸顯台灣是一個國家的事實。當然，後續經歷政治民主化的過程，台灣推動民主發展、國會的全選改選、解除戒嚴等，大體上來看，都可視為台灣建國運動的一部分。只是當時台灣不民主的原因，來自於中國國民黨政府為了維持原來中國政府的體制，台灣的國會必須由四十年前在中國大陸所選出的代表所組成，台灣二千萬人民所選出的代表，只能佔國會人數的一小部分；行政院各部會的首長，台灣人也不可以佔多數。其實，台灣的民主運動和台灣建國運動兩者關係密切，台灣要徹底民主化一定要確認台灣是一個國家，而這個國家僅有二千萬的人民，這個原則必須先確定，才有可能推動後續的國會全面改選。我們並不想要也無法反攻大陸，台灣若不解除戒嚴、國會不全面改選，則還談不上民主，只要推動國會全面改選、解除戒嚴，早晚就一定會談論到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

我記得我們剛開始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時，與現今大家來討論如何參與國際

活動，兩者本質上不太一樣，當初的用意是凸顯台灣是一個國家。早期我們推動台灣進入聯合國的困難度很高，主要是因為台灣沒有民主，同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還堅持台灣不是一個國家，一再對人民強調是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的問題，並非是加入聯合國，將「把共匪代表團趕出去，我們再回去」作為說服人民支持的口號。換言之，在2000年之前，一談到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問題會覺得非常困難，這與台灣的民主化、國家認同問題息息相關。因為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一再強調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創始國，要以這種觀念將台灣視為一個獨立國家，並以台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是不可能的事。

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的目標必須確定，這項運動可以是為台灣推動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台灣唯有繼續推動民主化，台灣推動加入聯合國的運動，才能延續下去。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新政府的基本態度主張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中國，一邊一國、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都是比較務實的作法。因為外交部的立場和陳水扁總統的觀念並沒有完全清楚一致，以致於延宕至今。

事實上，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的申請資格，並不是以國家名稱來決定，必須符合三項要件：一、國土面積的大小；二、人口的多寡；三、國民所得及國家財富。因為每個聯合國的會員國，所繳納的會費並不相同。譬如：馬其頓共和國的面積、人口及所得資料皆很清楚，雖然希臘有反對意見，但馬其頓終究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可見名稱並不是最重要。很不幸的是，台灣過去爭取加入聯合國所使用的名稱是「中華民國」，這個名稱與聯合國創

始國的名稱相同，增添我們加入聯合國很大的麻煩。「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過去參與聯合國憲章的簽署，當時所代表的領土、人民和國家財富等條件，到今日為止，雖然名稱沒有改變，但是內容已經大大不同。過去台灣沒有民主，因為政治不民主所造成的問題，導致後來要推動加入聯合國運動，變得難上加難。經過這些年來，台灣落實民主化的結果，早期國民黨堅持的中華民國所製造的麻煩與問題將逐漸減少，相信在陳隆志教授以及各個團體的努力推動之下，台灣要加入聯合國的觀念將變得更清晰、理由更充足，未來的聯合國路將是成功之路。

#### 演講人：陳隆志董事長

在第一單元提到，1971年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台灣變成國際的孤兒，造成今日台灣在國際社會活動困難重重。儘管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上節節敗退，蔣介石依然對台灣內部的威權戒嚴統治未受動搖，透過軍事戒嚴統治，帶給台灣人民非常大的傷害。

過去台灣沒有民主、自由與基本人權，連蔣介石政權在外交上敗退，無人敢提出質疑，為何台灣不能在聯合國內？當時，在海外的獨立運動者認為，日後應加強為台灣人民爭取基本人權，這與當時美麗島事件發生，台灣人民爭取民主、自由與人權的理念一致。

台灣解除戒嚴，代表另一個新時代的開始，1980年代台灣落實政治民主化與本土化，經濟也發展迅速，強盛的經貿實力使台灣開始受到國際社會的注目。台灣人不斷思索我們有兩千三百萬的人口，有強大的經貿實力，為何台灣的國際地位與尊嚴竟然不及南太平洋島國人口只有一萬一千

人小國杜瓦魯（Tuvalu）。杜瓦魯的外交官可以正正當當出入聯合國，有兩千三百萬人口的台灣外交官，連聯合國大門都進不去。很多人開始主張台灣必須在國際社會爭取自己的國際地位與尊嚴，台灣人不能變成經濟動物，只要有錢賺就滿足，國際上不論大國或小國皆能進入聯合國，為什麼只有台灣不行？

1991年社會上開始有人討論加入聯合國的問題，立法院也通過決議以「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正巧當時我在美國康乃爾大學舉辦的美東夏令會發表演講，題目是「島國台灣地位的進化與退化——舊金山和約四十年後」。我提出1950至1970年代，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未定，主要是因為當時在蔣介石政府軍事統治之下，根本沒有得到台灣人民的同意，其統治基礎非常薄弱，既無正當性，也沒有合法性。直到1991年之後，國民大會代表的組成，開始有台灣人民的代表，台灣社會也開始推動政治轉型，帶動台灣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改革，剛好符合聯合國憲章所強調的人民自決原則。

對此，我將台灣國際法律地位的發展，分為三階段：一、1945～1952年：蔣介石政權代表聯軍來軍事佔領台灣，並沒有取得台灣的所有權。二、1952～1987年：蔣介石政權繼續以軍事戒嚴、威權統治壓迫台灣人民，剝奪台灣人民的人權與自由，台灣人無法表達自己的意志，此時的軍事佔領既沒有合法性，也沒有正當性。三、1988年至今：台灣在推動政治民主化過程中，人民參與自己政治命運的決定，並主導台灣經濟、社會、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發展，充分符合國際法所強調人民自決的原則，也就是一塊領土的人民可以自由決定

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時自由發展自己的經濟、文化與社會制度，這是台灣人民近一、二十年來共同努力的結果。我在1991年美東夏令會演講最後的結論是「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過去未定，但是1991年時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已定」。

1993年隨著台灣民主化如火如荼的發展，「海外黑名單」也一一解除，5月27日受台灣大學的邀請，我終於踏上睽違三十多年故鄉台灣的土地。當時有人說我能夠回到台灣，要感謝李前總統，不可否認李前總統的努力與台灣民主化的發展息息相關，但也不可忘記與感謝過去為台灣獨立建國打拚的這些人。我還記得沙烏地阿拉伯大使曾跟我說過這樣的話：「現在國民黨視你們為漢奸、叛國賊，但將來台灣獨立建國成功時，你們就會變成像美國建國的開山祖師一樣，受到人民的肯定。」

首次應邀回國，雖然只有短暫的十七天，我前後共發表三十幾場的演講，主要的議題包括「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展望」、「國際法與人權的保護」、「台灣憲法文化的建立和發展」等。當時，我一再強調台灣已經演進成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當然要加入聯合國成為會員國，以台灣的名稱加入，並非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的問題。

無論如何，台灣一定要以台灣的名稱加入聯合國，根據聯合國憲章第四條規定，要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必須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有履行聯合國憲章義務的能力及意願，且依聯合國的判斷，台灣有其能力及意願。

台灣有十足的理由加入聯合國。過去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都是依賴友邦的聯合提案，以中華民國在台灣參與聯合國案為

議題，請聯合國設置一個特別委員會或工作小組來研究討論。1993年我第一次回到台灣，發現台灣雖然進步很多，但仍有許多需要改進之處，經過一番思考後，認為台灣似乎欠缺一個像歐美國家或社會的民間智庫（Think Tank），能夠提供政府重要的政策建言。因此，「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在1997年正式成立，只不過剛成立時還無法使用「台灣」的名稱，只好命名為「陳隆志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基金會設立之初，有滿腔的抱負，陸續成立國家安全、國際關係、憲政法治、財經科技與文教人權等五個政策委員會來運作，當初構想是想多培育一些研究人員，但因資金有限只好作罷。我們不斷在思考，在有限的人力及物力之下，基金會要做什麼，才能發揮最大的功能？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的結論是：推動台灣國家正常化。因為台灣已經演進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因為沒有自己的憲法、自己真正的國名，以及無法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國家正常化既偉大又遙遠，卻是最重要的工作，它需要投入相當大的精神與心血。

推動國家正常化有三件大工事：一、台灣需要正名、制憲、制定台灣憲法，最後國家的名稱需要憲法化。二、推動以台灣之名申請加入聯合國，表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的加入一方面是參與，另一方面身為世界各國的一份子，台灣在聯合國要盡世界公民應盡的義務。基金會致力於推動台灣國家的正常化，舉辦一些類似今日的座談、研討會，尤其基金會出版「新世紀智庫論壇」季刊，從1998年至今已經出版三十七期，而基金會成立也正式邁入第十年。雖然基金會的人力資

源有限，從舉辦的活動中，也獲得眾人的貢獻及參與。

最近陳水扁總統提到「以台灣之名申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我認為這是明智的抉擇。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台灣也會採取相同的行動爭取成為聯合國會員國。去年9月間我在紐約主持「與陳水扁總統對話視訊會議」，陳總統向國際媒體談到，台灣過去爭取加入聯合國的作法證明是行不通的，政府要改變策略以台灣之名申請為聯合國會員國。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是一個民間智庫，從事學術研究、舉辦討論會、發表文章等活動。若要變成全國性的全民運動，則需要另設一個組織——「台灣聯合國協進會」（TAIUNA），已經有一千五百個會員，前不久才剛成立台灣聯合國青年團。希望台灣聯合國協進會日後能夠發展為擁有成千成萬會員的組織。

台灣要加入聯合國，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自助天助，在拙著「台灣、中國與聯合國」出版至今已經有四十年，1967年我領洗為基督教徒，也正好剛滿四十年。有人問我說，為何我的鬥志總是那麼堅強，我相信只要打拚作有對的事，有信念、有決心，持之以恆，台灣加入聯合國的美夢，一定成真。

### 與談人：李鴻禧教授

陳隆志教授是早我一屆的學長，他不但是讀書、學術研究、教書、從事民主運動等方面表現非常優秀讓人非常羨慕。

最近我與過去的老同學們開同學會，老同學們問我說，看你以前內向靜靜的，沒想到後來竟然會去參與推動台灣的民主運動。其實，我在高三時母親鼓勵我去讀醫科，但老師卻認為我的文筆與口才都不

錯，遂鼓勵我去讀法律系，沒想到老師的建議深深影響我未來的生涯發展。高中畢業我順利考上台灣大學法律系，運氣很好受教於憲法專家劉慶瑞教授，後來又受教於彭明敏教授的國際公法課程。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之後，我到日本東京大學專攻憲法，受教於蘆部信喜教授，他是日本戰前與戰後有名的美濃部達吉的學生。美濃部達吉因堅持「天皇機關說」，主張天皇只是國家行使統治權的機關，而主權應該屬於全體國民，差一點失去性命，仍不改其基本原則。過去因受到這麼多優秀的老師教誨，讓我覺得法律人要有追求真理與正義的精神，等到我回台灣之後，與出身嘉義大我一屆的學長蔡同榮委員、羅福全會長等接觸後一定從事民主運動，成就了今日的我。

剛才聽到陳隆志教授、羅福全會長談到，陳隆志教授怎麼由三考狀元變成漢奸，我沒有陳隆志教授的「大尾」變漢奸。我在日本讀書的時候，我們政府的駐日公使要我擔任中國同學會全日本會的主席，但我也清楚知道他的用意，所以我並不受其擺佈。我回到台灣之後，與同是嘉義人的蔡同榮、羅福全物以類聚，開始參與民主運動，積極將民主自由的理念散播給我的兒子、我的學生，以及周圍的許多朋友。後來有愈來愈多人也站出來，包括：張忠棟、楊國樞、胡佛等也參與台灣民主運動。另外，當時還有嘉義中學的兄弟們，如：陳唐山、蔡同榮、羅福全等在海外拚台獨，使台灣獨立的氣勢愈來愈大。

直到1980年代世界民主的潮流開始興起，1975年蔣介石過世，1979年台灣又發生美麗島事件之後，或許是因為國際壓力的關係，台灣的民主政治開始發芽。我記

得1967年陳隆志教授出版「台灣、中國與聯合國」時，讓更多台灣的知識份子，瞭解到台灣真正的問題。

在戒嚴時期，台灣幾乎沒有反抗的聲音，社會上只有康寧祥、黃信介等少數人的聲音，且報紙、電視等媒體也都有限制。後來康寧祥決定出來參選，但第一次選舉沒有成功，後來康寧祥來找我幫忙，於是我到艋舺幫他站台助選，等我去助選讓我有機會跟台下的聽眾說一些我擅長的台灣俗語，沒想到效果愈來愈好，民主的種子遍灑各地。1984年蔣經國指定李登輝擔任副總統，他認為李當副總統沒有作用，想不到天佑台灣，蔣經國突然過世，李登輝當政之後慢慢落實本土化運動。或許有人會說，台灣的政治改革的速度怎麼這麼慢，事實上台灣的民主化運動從1987年才開始，這二十年來台灣並沒有發生流血、傷亡事件，至今台灣落實軍隊國家化、司法也慢慢獨立、人民可以選擇政府、推動國會改選，同時人民也得到言論、出版及結社的自由，媒體的新聞也自由。台灣現在已經成為世界最自由的主權獨立國家，還是有很多人民的精神、思想還存在殖民地的性格，這些都需要時間去改革。雖然台灣社會現在看起來很雜亂，我相信「戲棚下站久人的」，大家要繼續打拚2008年大選不能輸，我對台灣的未來是樂觀的。

#### 與談人：洪茂雄教授

我不像陳教授、李教授等人，對台灣民主運動那麼多的經歷與貢獻。因此，我所要報告的內容，是我熟悉的東歐區域研究，透過東歐國家的發展經驗，作為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參考：

第一、蘇聯崩盤的前後：蘇聯（USSR）

共有十五個共和國，1991年蘇聯發生政變時，已經預告蘇聯崩盤的結果。1989年波羅的海仍是蘇聯共和國的一部分，在8月23日位於波羅的海的愛沙尼亞（Estonia）、立陶宛（Lithuania）及拉脫維亞（Latvia）三小國，為了紀念1939年德蘇密約簽訂五十週年，呼籲人民站出來出來手牽手，共有兩百多萬人牽起一條長達六百公里遠的人鍊，發揮國際宣傳的功能，提早敲起蘇聯崩盤的喪鐘。

首先是立陶宛共產黨在1990年3月主張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不是蘇聯的一部分，國號是立陶宛共和國。1991年8月19日莫斯科政變之後，1991年8月20日至8月底期間，共有五個蘇聯加盟共和國宣稱脫離蘇聯共和國，9月及10月還有四個國家跟進，至12月時哈薩克也跟進，1991年12月蘇聯共和國正式從地球上消失。

蘇聯的崩盤有幾項重要的事情，值得提出來討論：波羅的海三國下很大的決心走上獨立之路。當時蘇聯派人至立陶宛等國要求其不可脫離蘇聯，但立陶宛仍不為所動，堅持自己是一個獨立國家的立場，在其國會決議通過後，立陶宛於1990年就宣佈獨立。雖然蘇聯在此之前派軍隊進入立陶宛鎮壓，有十多名立陶宛人傷亡，立陶宛人還是不改變。波羅的海三國就在此情況下宣佈獨立，後續發生骨牌效應，導致蘇聯崩盤。

第二、捷克與斯洛伐克：1992年捷克與斯洛伐克還是一個國家，但是因為內部長期發展不均，斯洛伐克建設遠遠落後於捷克，斯洛伐克決定要獨立。雙方並沒有出現任何衝突，遂於1992年2月制訂一部聯邦分離法作為和平分離的法源，自1993年1月起各自獨立，雙方都不繼承原來在聯

合國之席次與名稱，捷克與斯洛伐克兩國於1月19日重新申請加入聯合國。

第三、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之前有六個共和國，其中最早宣佈獨立，脫離南斯拉夫聯邦的是斯洛文尼亞（Slovenia）及克羅埃西亞（Croatia），兩國國會在1991年6月25日決議宣佈獨立而成為主權獨立的國家。當時塞爾維亞（Serbia）派出聯邦人民軍進入鎮壓無效，斯洛伐克、克羅埃西亞堅持他們是主權獨立國家，雖然在克羅埃西亞境內，因追求獨立而發生過暴力戰爭，但是最後兩國還是走上獨立之路；緊接出現一股脫離潮，波士尼亞—黑塞哥維納（Bosnia and Herzegovina）、馬其頓（Macedonia）跟進，甚至與塞爾維亞於1992年4月27日合組「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的蒙特內哥羅（Montenegro），也在2006年5月21日舉行公民投票，6月3日國會宣佈公投結果，決議脫離南斯拉夫聯邦，6月28日申請加入聯合國。

綜合以上的經驗，可得到幾個結論：一、檢討過去錯誤的外交政策：我們過去浪費很多加入聯合國與其他國際組織的佳機。譬如過去五〇至六〇年代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1989年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並沒有好好利用這些時間點，早早放棄一個中個中國的主張，推動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二、參考東歐國家與前蘇聯共和國獨立的經驗，國會進行決議表示自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我不懂為何台灣做不到？希望下一屆立委改選時，本土政權能夠在立法院席次過半時，通過決議對外宣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並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三、陳隆志教授經常講，台灣加入聯合國是一項馬拉松運動，咱要加強教育國人對聯合國

的認識，例如透過公投加入聯合國的運動來達成，需要大家共同打拚。

### 與談人：涂醒哲副理事長

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前輩，能夠坐在這裡並一起談論「台灣民主化的昨日和今日」是我的榮幸。剛才陳教授提到，台灣國家正常化有三大工事：第一、正名、制憲。第二、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陳教授所領導成立的「台灣聯合國協進會」，我感受到參與的會員年齡層偏高，需要更多的年輕人來參與。因此，最近剛成立聯合國協進會青年團，最近將會舉辦一系列的活動，爭取更多年青人加入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第三、國家正常化，就是要落實主權在民。

在我認為「主權在民」是最重要的工作，只要此項工事做得好，第一項及第二項工事自然就好做。目前台灣國民的國家意識、國家認同，以及國民的民主素養、民主的氣度還有待加強。台灣要從昨日走向明日，台灣人民也必須從間接民權，走到直接民權。所謂「間接民權」，一為立法院、二為媒體（過去為輿論），此二者過去都只替黨服務而不替人民講話，台灣民主化一路走來雖然有進步，卻還不是直接民主。明日的台灣要走上直接民主，必須讓人民自己可以自由發表意見。

台灣是一個高科技發展的國家，如果要像瑞士一樣落實直接民權，我相信台灣做得到。現在電子科技非常發達，到處可見刷卡的機器，若人民要舉辦公民投票，只要到公投指定的地方刷卡，由人民選擇贊成（Yes）或反對（No），相信很容易可以完成公投的程序，非常方便。譬如這次推動追討國民黨黨產的公投運動，可以發現推動公投的程序非常繁複，當前的鳥籠

公投必須修改。我認為必須要先進行「公投『公投法』」，台灣才能進入直接民主的階段。目前鳥籠公投的條文，應朝向下列方向修正：第一、強調公投乃人民的基本權利；第二、只要達到基本數量的人數支持公投，政府就應該配合；第三、公投的門檻不宜太高，我認為只要達到1%的數量就夠了。只要大家多多推動公投，落實主權在民，由人民選擇自己的未來，對台灣民主的發展大有幫助。

其次，過去國民黨政府強調民族主義，事實上應該要改為民主主義。民族主義的意思，簡單講就是說我們是漢人、我們來自中國等說法，其實這不一定完全正確。我認為民族主義的觀念是落伍跟不上時代的，因為同一個民族不一定要成為一個國家，縱使是同一個民族也不一定說不會殘害同民族的人。所以我主張，要避免走上民族主義，唯有民主主義及全民民主，才能帶給台灣永續發展的機會。

再者，當前台灣人民的民主素養尚未成熟——人民享受自由太多、擔負的責任太少，可以隨便爆料而不必擔負任何責任。此是人民的社會科學及憑證據說話的訓練不夠，未來要推動科學性的民主精神，民主（德先生）與科學（賽先生）一定要同時並進，民主的素養要有科學性的訓練，大家要培養負責任的態度。假若能落實這些理念，台灣人民的民主素養就會變得更成熟，台灣會發展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國內沒有藍綠互鬥，而是本土政黨在互拚誰的政績好、誰執政清廉有效率。

最後，台灣不應該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及聯合國之外，台灣要善盡地球村成員的責任，但受到中國的欺壓而無法實踐。台灣人民的主體意識應該加強，以全民公

投的方式表達台灣人的意願，我們要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及世界衛生組織，終有一天會成功。屆時，台灣不僅在國內實踐直接民主，同時台灣也能夠幫助其它國家落實民主，讓全世界民主化的環境更為成熟。

**與會者：余雅得先生**

有些國家進入聯合國並非用其國名，所以我們用「台灣」為名也無不妥。其實早在六〇年代我們參加奧運時，國際就要求我們使用台灣的名稱。

**與會者：吳紹開副所長**

我是一個職業的外交官，在此呼應陳隆志博士所說台灣的聯合國路。就個人經驗而言，過去我們經常在外國媒體上投書都使用「台灣」的名稱，但還是有人會擔心。有一則笑話是，因為有人怕在媒體上出問題，於是投書至媒體時，採用 Republic of China 這個名稱。沒想到媒體很好心，刊載前特地去查閱聯合國的相關資料，最後竟然將 Republic of China 改為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之後，這個人又寫了一封更正信函表示來自於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於是那個媒體又很好心的把名稱改為 Republic of Taiwan。

**與會者：**

我們目前推動台灣國家認同運動，其實都應該融入各級學校的教材之中，從小學到大學、由淺到深，才能夠建立正確的国家觀。其次，中國政府目前是聯合國安理會中的常任理事國，中國有否決權，台灣要加入聯合國是不是可以不受中國使用否決權的影響？那麼台灣又該如何因應？

**與會者：**

我認為大多數悲情的台灣人心中有個美

夢。在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成功的條件不同，獨裁國家是以武力，而民主國家是用選票的民主機制來完成。佔台灣總人口比率百分之八十幾的台灣人，為何選舉會選輸？因為台灣人民沒有覺醒，一直在理論中打轉，台灣人的美夢才沒有辦法成真。

**演講人：陳隆志董事長**

按照台灣的實際條件當然有資格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但根據聯合國憲章第4條第2項的規定，要成為會員國須先經安理會推荐，再經聯合國大會來決定。雖然中國在安全理事會有否決權，台灣真正要在意的不是中國的否決權，而是台灣如何爭取聯合國192個會員國中一半、甚至三分之二以上國家的支持。另外，中國是不是真的能夠行使否決權？根據聯合國憲章第27條第3項規定：「假使因情勢影響而違反國際和平時，此當事國本身不可以參與投票」。換句話說，如果在安理會中有很多國家支持台灣，自然就能以中國阻擋台灣加入聯合國已經違反國際和平的原則，限制中國不能夠參與台灣加入聯合國案行使否決權。由此可見，台灣加入聯合國並非完全不可能。

我認為國際社會上還是有很多國家與人民並不知道台灣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我們必須將台灣被排除在聯合國外這種不公義、違反聯合國憲章精神的事實，持續向國際社會發聲。台灣加入聯合國是全面性的馬拉松運動，民間和政府要相互配合。過去在國民黨政權統治下，都靠民間在推動，但我們已經完成政黨輪替，假使民進黨政府認為台灣加入聯合國是重要的事情，就應該好好利用國家的人力、財力與物力，強化外交文宣的內涵，向聯合國192個會員國用心認真去遊說。過去政府



為了爭取一個小國的邦交，每年花費二、三千萬美元，假使能夠將此經費用來推動加入聯合國，往正確的方面去利用，政府、民間及海外台灣人共同合作，我相信終有成功的一天。

**與談人：洪茂雄教授**

在此補充兩點意見：第一、1991年八一九蘇聯發生政變時，在當時蘇聯也還沒有瓦解，但是立陶宛、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等國在當年9月17日申請加入聯合國時，蘇聯並沒有使用否決權，接受此三國加入聯合國。第二、1992年3月2日九個蘇聯過

去的加盟共和國申請加入聯合國，此時蘇聯業已經瓦解，由俄羅斯聯邦繼承蘇聯國際的法律地位，在聯合國握有否決權，但並未使用來反對此九個前加盟共和國加入聯合國。

有了上述兩個案例，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台灣應該主動出擊對中國進行再教育，台灣獨立對中國並無壞處，我們大大散播台灣獨立對中國的好處。

**主持兼引言人：姚嘉文院長**

最後謝謝陳董事長及四位與談人。 ◎